

心窗
片羽

落叶也是风景

◎小茹

喜欢冬天的落叶，大地因此变成了一幅幅油画。

周末，骑着共享单车去看无患子。高高的无患子，从初冬开始，叶子就变成明媚的黄色，像一团燃烧的火，所以它又叫作黄金树。一只黑白色的边牧狗，边低着头，边踩过一片片落地的黄叶子，不知是否当成了一种游戏。无患子的叶子呈长椭圆形，我捡起一枚落叶，小心地夹进随身带的本子，打算回家做一枚叶脉书签。文友曾教我如何做叶脉书签，将落叶清洗干净，用清水煮过，再小心翼翼地刷去叶肉，留下网状叶脉，系上丝带即可。

黄连木的叶子，在初冬红得发亮，树冠火红一片，一排红叶蔚为大观。一开始我误将它们当作了“霜叶红于二月天”的枫叶。仔细观看，黄连木的叶子比枫叶要小，但红艳艳的色彩的确可与枫叶相媲美。漫步黄连木下，看见一个小女孩，拾起一片红色的落叶，递给了妈妈，说是送给她的礼物。妈妈感动地抱起女儿，孩童世界多么清澈纯真，在他们眼里，一枚落叶就是一件宝物。

冬天的彩叶家族里，我最喜欢的还是银杏。因为一棵银杏树，冬季变得诗意翩跹。每年冬季，凯迪拉克上海音乐厅在南广场西侧的银杏林里，会举办一场银杏音乐会，去年我曾有幸参与其中。金黄的落叶铺满了“舞台”，音乐家们踩着天然的金色“地毯”，美声与美景相得益彰。我们坐在银杏树下，不时有落叶飘至肩上，落于发间，那时我就在心里暗暗设想，天堂应该是银杏音乐会的模样。

冬天的悬铃木，叶子已从夏天的碧绿变成了金黄。悬铃木的叶子像鸭掌，因形似梧桐叶子，所以悬铃木有一个耳熟能详的俗名：法国梧桐。张爱玲尤爱此款植物，作品中常见悬铃木的身影，不过张爱玲把它叫作：洋梧桐。《金锁记》里，她形容深秋里的洋梧桐，稀稀朗朗的叶子在太阳里摇着像金的铃铛，很有画面的动感。张爱玲很少写诗歌，却在《中国的日夜》里难得写了两首诗。开头一首诗名叫《落叶的爱》：“慢慢的，它经过风/经过淡青的天/经过天的刀光/黄灰楼房的尘梦/下来到半路上/看得出它是要去吻它的影子/地上它的影子/迎上来迎上来……秋阳里的/水门汀地上/静静睡在一起/它和它的爱。”把叶子的飘落诗意地形容为和影子的相爱，张爱玲的确文采斐然、灵动，别具一格。

去看落叶的时候，我也时常会仰起头来望一望树。一棵树，因四季轮转展现不一样的模样，从春夏到秋冬，仿佛一个人从年轻走到了衰老。聂鲁达说：“当华美的叶片落尽，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。”感谢冬日的树木，给我一个感触生命脉络的机会。



冰雪红叶

◎裴佐雯

欢喜团儿聚欢喜

◎林小森

那年，应大学好友的邀请，我带着闺女来到山东滨州的好友家过年，到了滨州，我们和好友一起去赶集。有意思的是，在集市上，首先吸引我们注意力的，不是高跷旱船，也不是凤鸡咸鹅，更不是煎饼大枣，而是一个高高站在三轮车上的老农。他的三轮车上摆有两个大花盆，花盆里种着两棵落叶树，树光秃秃的，枝丫虬曲，老农正从一个干干净净的大纸箱往外掏东西挂在树枝上，定睛一看，原来是圆溜溜的米花球儿，一束4串扎在一起，像一串串风中晃荡的小灯笼，而“灯笼”穗子，都是高粱秸儿，艳丽得很。老农敲一个小铜锣，不时响亮吆喝：“快来买欢喜团啊，欢喜团儿圆溜溜，又好看又好玩，吃了欢喜团儿，心尖上都是蜜。”

见我们好奇张望，老农立刻就接住了我们的目光，他开口推销的技巧也很高：“一瞧就知道，你们是城里人，城里人最讲究天然食材，这做米花糖的谷子也不是你们南方的大米，方圆十里，也就剩下我还种这种吹气就弹跳的小谷子了。尝了我的欢喜团儿，你才知道到滨州来过年，没白跑。”

我立刻就买了一束欢喜团儿，细尝之下，果然，它的口感特别扎实细腻，甜味清爽，一点儿不粘牙。这种米花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？别

急，老农拿出来一个ipad，在自己的三轮车上搁了一块小板，循环播放欢喜团儿的制作过程。这短片竟然剪辑流畅、配乐专业，还带字幕。老农朝我笑：“我儿子是抖音达人，这是他替我拍的。儿子说得好，好酒也怕巷子深。”

果然，ipad前面立马就围上了一圈高高矮矮的孩子。

原来，老农做的欢喜团儿，原材料用的是自家种的千穗谷，这种谷物在明朝末期传入山东，因为谷粒太小，成熟后穗粒易掉落，不便收集，一直没能成为广泛种植的粮食作物。老农坚持每年种两三分地的千穗谷，为的就是年节时做欢喜团儿。

老两口采摘归来，徒手抄起谷穗，在玉米秸秆钉成的搓衣板上将谷粒搓出。艳丽缤纷的种皮破裂，米白色的圆谷粒，比芝麻还要细小，像成群结队的顽皮孩童一样乘着滑梯纷纷而落。谷粒脱壳后的炒制，最是关键，火候不到，不爆粒，稍一迟疑，吹气就散的迷你谷粒，顷刻间就焦煳。炒制需要结婚40年的老夫妻俩互相配合，老伴燃烧秸秆与柏树枝，老农用一把小炊帚，在大铁锅里像炒茶一样调教这些顽皮的籽粒，压、旋、扫、扬，就听见细微的爆响像一阵绵密的细雨掠过，千穗谷纷纷绽放，微小的米花像云朵般蓬

松轻盈。

“做了30多年了，我是很透彻（熟练）咧。”一箩筐米花倒入陶缸中，注入熬得晶亮的糖稀，以木勺不停搅拌，让每一朵米花都裹上甜蜜。紧接着，趁着糖稀没有完全凝固，立刻要以椿木雕刻的模具来团起米花。老两口一面絮絮闲话，一面左右手各持一个半球型的模具，以模具抄起米花，两个木模一面叩击，一面搓动，旋转之间，散装米花迅速抟起，并带上一股搓圆的力。圆润饱满的米花球瞬间成型。几百个米花球搓好后，还要以缝被子的大针穿以红绳子，串联起它们。

在乡村大集上，依旧保留着部分以物易物的交易，不时看到相熟的乡亲，以一捧新鲜鸭蛋或一小捆粉丝，从老农这里置换一束欢喜团儿。亦有相熟的乡亲打趣老人：“范叔，您儿子都是小网红了，您还费工费力，挣这卖欢喜团儿的仨瓜俩枣？”老农大笑，先是说：“闲着也是闲着，能来赶集，能跟这么多带着娃娃的年轻女子拉呱，看到孩子们的笑容，也是咱的福气。”接着，他想了想，一本正经地说出了心里话：“过年都要给孙辈发压岁钱，儿子富裕那是儿子的事，咱做爷爷的，靠卖欢喜团儿给孙儿发红包，就算只有200块钱，也是咱的一片心。”

从零开始

◎朱朱

自从小赵开始减脂，爱吃的零食也开始换了。果仁巧克力理所应当换成了零糖，而且是成分超过百分七十的黑巧。蛋白棒也是零糖零脂，去超市买东西更是养成了看配料表的习惯，看热量和蛋白质含量。加上定时打卡有专业人士监督，体重身形都很快有了变化。一开始还觉得米面不吃难以忍受，早上的黑咖啡苦得让人想吐，习惯了低碳水粗粮低脂饮食以后开始慢慢享受起来，全麦吐司越嚼越香，蔬菜少油吃得身心轻松，五花肉不吃了，

鸡鸭鱼肉都去皮，加上力量训练，整个人也越来越精神。

身边同事出现了第一例“阳”的时候，小赵正精神抖擞爬楼梯，一次上下二十几层毫无疲惫，在身边的人都“阳”了躺在家里的时候，小赵一个人完成了整组人的工作量，数字算到眼睛发绿。第一批“阳康”的人拖着蹒跚的步伐来上班，小赵有明显的疲劳感，以为是工作太累了，周末起来用抗原测了一下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“阳”了。

小赵没有高热、没有咳嗽、没有

玉兰
一瓣芬芳
一叶

浑身疼，只是疲劳得像当年剖宫产一样整天想睡觉。每天睡到日上三竿才醒来，强睁着眼睛炒菜，吃完便又上了床，三四天以后明显感觉肚子上的赘肉缩了回去。第五天虽然测了已经“阳康”，但乏力症状与日俱增。每天的运动早就停了，低脂饮食的各种规定被抛在脑后，只要能把肚子填饱了早点上床吃什么都行。

两周后小赵恢复运动，最近胃口大开吃了不少，摸着肚子上一圈肥肉叹息，唉，又要从零开始。